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五六

遼志目錄

本末

族姓原始

國土風俗

部落

併今部落

兵馬制度

建官制度

宮室制度

衣服制度

漁獵時候

試士科制

歲時雜記

正旦

立春

人日

中和

上巳

佛誕日

端午

朝節

三伏

中元

中秋

重九

小春

冬至

臘月

詔盜干

行軍

午日

旋風

舍利

跪拜

長白山

澤蒲春

回鶻豆

螳蟹

魚鱗

結士

裏宮

宮室

水眼

猪豕

洞今

兵馬

本末

焚焚

褒志目

遼志

元

葉隆禮

撰

明

吳瑄

校

本末

契丹之始也中國簡冊有所不載遠夷草昧復無書
可考其年代不可得而詳也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
地也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
自中京西馬孟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梟
羅箇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
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

合流爲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
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
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爲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
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祖皆利部二曰乙室語部
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顛沒部六曰內會雞
部七曰某解部八曰奚唄部立遺像于木葉山後人
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後有一主
號曰迺呵此主特一觸牒在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
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
事已卽入穹廬復爲觸牒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

復有一主號曰喎呵戴野猪頭披野猪皮居穹廬中
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猪皮
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復又一主晝里昏呵惟養羊
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復有二十口如之
是三主者皆有能治國之名餘無足稱焉異矣哉
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首服豕皮罔測所終當其隱
入穹廬之時不知其孰爲之主也孰爲之貳副也荒
唐怪誕訛以傳訛遂爲口實其詳亦不可得而詰也
自時厥後牛馬死損詞訟龐淹復遭風雨雪霜之害
中遂衰微八部大人後復稍整兵三年一會於各部

內選雄勇有謀略者立之爲主舊主退位例以爲常
至阿保機爲衆所立後併七部而滅之契丹始立其
國大原興自阿保機至耶律德光而浸盛遭五季之
衰天末厭亂石晉胎釁產禍諸華毒痛四海飛揚跋
扈貪殘僭擬中國帝王名數盡盜有之冠履倒植薰
猶共染干戈之慘極矣迨宋真宗屈已和戎不復以
一矢相加含容覆護百有餘年聖興道三主以來天
誘其衷革心慕義貪婪歲幣顧惜盟好銷鋒寢柝號
稱無事南北皆不知兵各保首領以沒茲非以德懷
遠之明效與祖宗列聖之德可謂至哉若遼之威服

諸夷奄有全燕何其強也天祚昏孱女真啓心深入
一呼土崩瓦裂何其弱也且兵者不祥之器也天道
好還盛極而微理固然也故其興也勃焉其亾也忽
焉悲夫今撫舊聞哀其本末雖未能考其異而訂其
同要之大略其不相遠後之英主忠臣志欲溯今洞
古可以爲鑒矣

契丹部族姓原始

契丹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
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
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

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私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番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國土風俗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旺但以其屍置于山樹上經三年後方取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而陽食我若射

獵時使我多得豕鹿其無禮頑囂於諸夷最甚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又教之以隸書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稱皇帝

部落

漢時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爲王雄所殺衆遂逃橫水之南黃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在唐開元天寶間使朝獻者無慮二十故事以范陽節度爲押奚契丹使唐末契丹始盛

併今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部
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
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養衰耗則八
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如
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王無代主者由是
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
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
年所得漢人多矣吾乃別自立一部以爲漢城可乎
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
魏滑鹽縣是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

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
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
曰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
不知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
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
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兵馬制度

晉末契丹主部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騎
人皆精甲兵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部下謂之屬
棚有衆二萬是先戎主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

來時量分借五千騎述律氏常留數百兵爲部落根本其諸大酋領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子趙麻答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霄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又有渤海酋領大舍利高模漢兵步騎萬餘人竝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韃靼于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以陁陌幽州管內鴈門以北千餘軍州部落兵合三五萬餘衆此是石晉割賂契丹之地番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契丹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國主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

東行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變百十里內外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爲號衆則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爲弓子輔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行軍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布便來行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卽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隨冒夜舉火上風曳柴積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

建官制度

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
官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番事
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官都總管司謂之南面
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陽隱宗正寺也夷離
畢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夷離中刺史也內
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敝史本古思奴古
都奴古徒奴古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
王北王奚王府王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
有國舅幹轄膳遙輦裳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
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制五治火帥

一百六百九百家矣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爲兵時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及木葉山神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從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立衆所得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牲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爲行官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旣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爲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食謂之燒飯

宮室制度

十宮各有門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

興宮兀欲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
突欲曰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
曰敦睦宮隆運曰文忠宮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
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謂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
凡受冊積柴升其上大會番夷其下已乃燔柴告天
而漢人不得預有諱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
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木葉山卽射柳枝
諱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罷

衣服制度

國母與番官胡服國主與漢官卽漢服番官戴羶冠

上以金華爲飾或以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像也額後重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冠帶以黃紅色條裹革爲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冠如紗帽無簷不撤雙馬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朱或紫皂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中單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以紫黑色爲貴青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楝爲斡韞勒輕快便于馳走以貂鼠或鵝頂鴨頭爲捍腰宋真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戶部員外郎李維往賀國主生辰還言

國主見漢使疆服衣冠纔已卽帳中雜番騎出郊射
獵矣

漁獵時候

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竝撻魯河
鑿氷釣魚水畔卽縱鷹鶻以捕鵝鴈夏居炭山或上
京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倣鹿
鳴鹿旣集而射之宋真宗時遣使往賀生辰還言始
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遶
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國主皆
佩金玉錐號殺鵝宰鴨錐初獲卽拔毛插之以鼓爲

坐遂縱飲酒醉以此爲樂又好以銅及石爲槌以擊兔每秋則衣氊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爲氊帳籍毯圍碁雙陸或深澗洗鷹

試士科制

太祖龍興朔漠之區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平日久始有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村省三試之設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時有秀才未願赴者州縣必報刷遺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名分焉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按而出作樂及門擊

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
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制奉文字第二人第三
人止授從事郎餘竝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詞賦法
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若夫任子之令不
論文武竝奏蔭亦有負數

歲時雜記

正旦

正月一日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
於逐帳內各散四十九箇候五更三點國主等各於
本帳內牕中擲米團在帳外如得雙數當夜動番樂

飲宴如得隻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二人外邊遶
帳撼鈴執箭唱叫於帳內諸火爐內爆鹽并燒地拍
鼠謂之驚鬼崇帳人第七日方出乃解穰之法北呼
此謂之姦担離漢人譯云姦是丁担離是日

立春

立春日婦人進新春書以黃繒爲幟刻龍像銜之或
爲蝦蟇

人日京都人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薰天未知何所從
出也

中和

二月一日大族姓蕭者竝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
此節爲瞻里討漢人譯云瞻里是請討是時

上巳

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兔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
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奉勝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盃
飲之北呼此節爲淘裏化漢人譯云淘裏是兔化是
射

佛誕日

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縣各用木雕悉達太子一尊

城上昇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爲樂

端午

五月五日午時采艾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國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宴渤海厨子進艾糕各點大黃湯下北呼此時爲討賽離又以雜絲或綠結合歡索纏于臂膊婦人進長命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

朝節

夏至日婦人進扇及脂粉囊謂之朝節

三伏

六月十八日大族耶律姓竝請蕭姓者亦名瞎里尉

中元

七月十三日夜國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先于
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一應隨從諸軍竝隨部落動
番樂設宴至暮國主却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
漢樂大宴十六日早却往西方令隨行軍兵人大噉
三聲謂之迎節此節謂賽離拾漢人譯云賽離是月
拾是好是月好也

中秋

八月八日國主殺白犬於寢帳前七步埋其頭露其

嘴後七日移寢帳於埋狗頭上北呼此節爲担褐嬾
漢人譯云担褐是狗嬾是頭

重九

九月九日國主打團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
罷於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花酒出兔肝
切以生鹿舌拌食之北呼此節爲必里遲離漢人譯
之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灑門戶間辟惡亦
有入鹽少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摘一九
粒以酒嚥者大能辟惡也

小春

十月內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并鎗刀器械各一萬副
十五日一時進梁國主與押番臣密望木葉山奠酒
拜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焚燒奏木葉山神云寄庫北
呼此時爲戴辨漢人譯云戴是燒辨是甲

冬至

冬至日國人殺白馬白羊白鴈各取其生血和酒國
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爲黑山神所
管又彼人傳云凡死人悉屬此山神所管富民亦然
契丹黑山如中國之岱嶽云北人死魂皆歸此山每
歲五京進人馬紙甲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

嚴非祭不敢近山

臘月

臘月國主帶月戎裝應番漢臣諸司使已上竝戎裝
五更三點坐朝動樂飲酒罷各等第賜御甲羊馬北
呼此節爲抄離討漢人譯云抄離是戰討是時是戰
時也

詔盜

五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
法行遣北呼爲鶻里討漢人譯云鶻里是偷討是時
也

行軍

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灸
灸破便出行不破卽不出

午日

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須望西大喊
三聲行之彼言午是北朝大王之日

旋風

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
坤不刺七聲

舍利

契丹國內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疋
并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

跪拜

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爲節數
止於三四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長白山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
內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
水發源于此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改爲混同江其
俗剝木爲船長可八尺形如梭子曰梭船上施一槳

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

澤蒲

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作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回鶻豆

回鶻豆高二尺許直幹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栗

螃蠏

渤海螃蠏紅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脆如中國蠏螯巖舉鮐魚之屬皆有之

遼志終

金志目錄

初興本末

初興風土

男女冠服

婚姻

飲食

阜隸

浮圖

道教

科條

赦宥

屯田

田獵

兵制

旗幟

車繖

服色

車漆

烟色

文階

燕燕

中田

田燕

抹絲

抹漆

省圖

鼓絲

增食

阜絲

畏文

敬賦

味與

味典

全志

日鑑

金志

元 宇文懋昭撰

明 吳瑄校

初興本末

金國本名朱里真蕃語舌音訛爲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慎氏遺種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之役挈氏於此地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乃鴨綠水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二國志所謂抱婁元魏所謂句吉

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深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者至百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者謂之生女真亦臣服于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爲首領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契丹乘唐衰併吞諸蕃三古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口主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咸隸兵馬

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抵凌而野居者謂之黃頭女真又居東沫江之北寧州江之東地方千餘里人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止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爲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卽胡來也其自此傳二人以至阿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爲大金

初興風土

女真在契丹東北隅饒裕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
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鷄海東青
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狗白獐青鼠貂鼠其人勇悍
好詐貪婪殘忍善騎射喜耕種好漁獵每見野獸之
蹤躡而求之能得其潛藏之所又以樺皮爲角吹作
啣啣之聲呼麋鹿而射之其居多依山山谷聯木爲柵
或覆以板與梓皮如墻壁亦以木爲之冬極寒屋纔
高數尺獨開東南一扉扉旣掩復以草綢繆塞之穿
土爲床煨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厚毛爲衣非入
室不撒衣衣屨稍薄則墮指裂膚雖盛夏如中華初

冬俗勇悍喜戰鬪耐饑渴苦辛騎上下崖壁如飛濟
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其樂惟鼓笛其歌惟鷓鴣
曲第高下長短如鷓鴣聲而已其疾病無醫藥尚巫
覲病者殺猪狗以禳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
以避之其親友死則以刀割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
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
馬以殉之其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其道
路無旅店行者息于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
方具飲食而納之其市無錢以物博易無工匠其舍
屋車帳往往自能爲之其禮則拱手退身爲喏跪左

膝蹲右膝拱手搖肘爲拜其節序元旦則拜日相慶
重午則射柳祭天稅賦無常隨用度多寡而斂之與
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科發射箭爲號事急
者三射之多以牛驢負物遇雨則張牛革以禦之緩
則射獵急則戰鬪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皆

屬馬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櫟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鑲留顱後髮
繫以色絲富人用珠金飾婦人辮髮盤髻亦無冠自
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逍遙或裹頭巾隨其
所好至于衣服尚如舊俗土產無桑蠶惟多織布貴

賤以布之麤細爲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禦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絲錦衲爲衫裳亦間用細皮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或羔皮或作紵絲紬絹貧者春夏並用爲衫裳秋冬亦衣牛馬猪羊猫犬魚蛇之皮或獐鹿麋皮爲袴爲衫袴襪皆以皮至婦人衣曰大襖子不領如男子道服裳曰錦裙裙去左右各闕二尺許以鐵條爲圈裹以繡帛上以單裙襲之

婚姻

金人舊俗多指腹爲婚姻旣長雖貴賤殊隔亦不可

渝壻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車多者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器貯之其次以瓦器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杯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脂小軟脂如中國寒具以進蜜糕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瀾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麤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壻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壻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好則留不好則退留者不過十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壻所乘亦以充數大抵以留馬少爲恥女家亦視其數

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壻皆親迎既成壻留于
婦家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
婦歸則婦氏用奴婢數十戶牛馬數十羣每羣九牝
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爲蔭蔭妻謂夫爲愛根一云
婚家富者以牛馬爲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
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
有求娶欲納之卽攜而歸後復方補其禮偕來女家
以告父母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叔伯死則
姪亦如之無論貴賤人有數妻

飲食

飲食其鄙陋以豆爲漿又嗜半生米飯漬以生狗血
及蒜之屬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釀糜爲酒醉則縛之
俟其醒不爾殺人

阜隸

阜隸出身與蔭人等甚以爲重如州郡都吏出職並
補將仕郎授錄事判官司徒司判寺丞至儒林亦蔭
子部吏缺人令州縣擇人貢之十年無公私過補昭
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錄事漸爾亦可至知州同州

浮圖

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舍男女爲僧尼惟禪多而

律少在京曰國師師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
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
竝賜紫所謂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國
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
僧錄僧正師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爲
一任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
皆理而決遣之竝服紫袈裟都綱則列郡僧職也亦
以三年爲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
僧職也僧尼有訟者笞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竝申
解僧錄都綱司

道教

金國崇重道教與釋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後燕南燕北皆有之所設道職于師府置司正曰道錄副曰道正擇其法錄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爲任任滿則別擇其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侍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緡道教之傳有自來矣

科條

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剽劫者培其腦而致之歿籍其家爲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之其賊以十分爲率六歸主四沒官罪輕者決柳條罪重者贖以

物貸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罪無輕重悉笞背州縣官各許專決當其有國之初刑法竝依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爲囊實以沙石繫于杖頭人有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屬惟數多焉自熙宗立始加損益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統間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熙宗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紿紿絞也流者不流犯人之家屬徒者非謂杖脊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

金志
上卽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四年百八十三年
百六十二年百四十一年百二十杖無大小止以荆
決鬻實數也拘役之處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
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無所不可脚腕以鐵爲
鐐鑣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年限
滿日則逐便不得依舊爲百姓刑法與舊不相遠惟
僧尼犯姦者強盜不論得財與不得財者竝處死強
姦者罪死則與古法異

赦宥

金國以赦宥最爲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册封或遷

都或災異竝皆肆赦罪無減等一例放之每赦必有
恩內外小大文武百官竝與覃遷一資熙宗臨季年
一歲兩赦海陵立常謂赦宥非國家常典若惠姦宄
則賊良民詔告天下自今以往更不議赦不兩年躬
自蹈之其後復有改正隆赦迨世宗立纔數年間已
降三赦然洪忠宣松漠記聞云北朝惜赦無郊霈余
銜命十五年才見兩赦一爲舍都姑叛一爲皇子生
豈是時天會年間惜赦而此後不惜赦耶

屯田

屯田之制本出上古金國行之比上古之制尤簡廢

齊國後慮中州有懷王三戶之意始置屯田軍非止
女真契丹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上與百姓雜處
計其戶口給賜官田使自播種以克口食春秋量給
衣服若遇出軍之始月給錢米米不過十斗錢不過
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屯田去
處大名府山東河北兩關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
餘千戶每千戶止三四百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
築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

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一出必踰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附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獐麋鹿散走于圍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諸餘人捕之飲隨處而進或以親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於州縣或宿於郊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漢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熙宗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兵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

飲酒會食略不間列與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
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通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
始議畢卽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
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卽爲特將任其事暨師
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多少支賞舉以
示衆薄則增之

旗幟

金國以水德王用師行征旗皆尚黑雖五色皆具必
以黑爲主尋常車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
月旗二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卽以紅

綃爲日刺於黃旗上月旗卽以素帛爲月刺於紅旗
上近御則又有日月大繡旗二如大禮祫享冊封一
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循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
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
象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
旗其制極廣錯綜神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
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之曰蓋天

車繖

后妃竝用殿車其車如五花樓之狀上以錦繡青氊
爲蓋四圍以簾秋冬亦用氊竝用金飾緣柱廊月板

護泥皆飾以金玉或四輪或兩輪並朱車之四角后
用金鳳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車之四角夫人並
用銀螭頭

國王繖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爲頂蓋后用金鳳太
子用金龍妃紫繖用孔雀一品青繖用銀浮圖二品
三品用紅浮圖四品五品青浮圖

服色

論服色各以官品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
至四品皆腰橫金若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皆許
自服焉

國主視朝服纁紗幘頭窄袖赭袍玉帶黃滿領如遇
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居閒暇皂巾雜服
與士庶無別

金志

終

陳州蘇林對面率師蘇師王帶黃麻粉收

宗師世授寺師候味姿曼志州平呂爾神身中蘇州

果士無無保

松漠記聞

宋 洪皓 撰

明 吳瑄 校

女真卽古肅真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
隋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
者及其徒起舞于前曲折皆爲戰鬥之狀上謂侍臣
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
水部卽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爲混
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處至百步唐太
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

木
真以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坑靺
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
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賜
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
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
更爲女直俗訛爲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孰女
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爲生女真亦臣于契丹
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爲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
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予嘗自賓涉江過其
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

女真酋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爲熟女真酋長號萬戶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謚曰文烈者爲子其後楊哥生子闍辣乃令文烈歸宗

金主九代祖名龕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配曰明懿皇后八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配曰思皇后七代祖名佯海追謚安皇帝配曰節皇后六代祖名隨闍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配曰恭靖皇后五代祖孝

董名實魯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配曰威順皇后高
祖太師名胡來追謚惠皇帝號景祖配曰昭肅皇后
曾祖太師名核里頗追謚聖肅皇帝號世祖配曰翼
簡皇后曾叔祖太師名蒲刺束追謚穆獻皇帝號肅
宗配曰靜宣皇后曾季祖太師名楊哥追謚孝平皇
帝號穆宗配曰貞惠皇后伯祖太師名吳刺束追謚
恭簡皇帝號康宗配曰敬僖皇后祖名旻世祖第二
子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卽阿骨打也滅契丹謚大
聖武元皇帝號太祖同母弟二人長曰吳乞買次曰
撒也阿骨打卒吳乞買立名晟謚文烈皇帝號太宗

配曰明德皇后今主名亶阿骨打之孫繩果之子繩
果追謚景宣皇帝亶之配曰屠始坦氏

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爲第五又生第七子
乃燕京留守易王之父正室卒其繼室立亦生二子
長曰二太子爲東元帥封許王南歸至燕而卒次生
第六子曰蒲路虎爲兗王太傅領尚書省事長子固
礪力木切側室所生爲太師涼國王領尚書省事第二
曰三太子爲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卽兀朮
爲越王行臺尚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爲燕京留守打
毬墜馬歿自固礪以下皆爲奴婢繩果死其妻爲固

水滸言原
三
礪所收故今主養於固礪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
王與固礪粘罕爭立以今主為嫡遂立之

吳乞買乙卯年卒長子曰宗磐為宋王太傅領尚書

省事與滕王虞王皆為悟室所誅次日曰賢為沂王燕

京留守次日曰滕王虞王袁王撒也稱措鄔感切扳音板彼云

也大字極烈吳乞買時為儲君嘗謀盡誅南人

闡辣封魯王為都元帥後被誅其子太拽馬亦被囚

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勗字勉道今為平章

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本日

粘漢言其貌類漢人也其父即阿盧里移賚粘罕為

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盧里移賚字極烈
都元帥字極烈彼云大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吉
甫好讀書甚賢

悟室者女真人悟作鄔音或云悟失名希尹封陳王
爲左相誅宋兗滕虞凡七十二王後爲兀朮族誅

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爲熟戶者
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
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其
人卷髮深目眉脩而濃自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
瑟珠玉帛有兜羅緜毛氎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

膾膾膾硃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賓鐵刀劍烏
金銀器多為商賈於燕載以橐它過夏地夏人率十

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

貯毛連中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所頭為袋以毛繩或線封之有甚麓者有間以雜色毛者

則輕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

中下品者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為市者非其人

為僧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佛像其

中每齋必封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

而鳴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袂染作西竺語燕人或

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

服然以薄青紗幕首而見其面其居秦川時女未嫁者先與漢人通有生數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種類媒妁來議者父母則曰吾女嘗與某人某人昵以多爲勝風俗皆然其在燕者皆久居業成能以金相瑟瑟爲首飾如釵頭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狀又善結金線相瑟瑟爲珥及巾環織熟錦熟綾注絲線羅等物又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尅絲甚華麗又善撚金線別作一等背織花樹用粉繳經歲則不佳唯以指換達鞞辛酉歲金國肆青皆許西歸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蓋與漢兒通而生也

木
言
五
盟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
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
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之契丹女
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携尊馳馬
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
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
即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
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
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婿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
納幣而昏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寘蠱他人欲其不驗

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予頃與其千戶李靖相知靖二子亦習進士舉其姪女嫁爲悟室子婦靖之妹曰金哥爲金主之伯故礪側室其嫡無子而金哥所生今年約二十餘頗好延接儒士亦讀儒書以光祿大夫爲吏部尚書其父死託宇文虛中高士談趙伯璘爲誌高宇以趙貧命趙爲之而二人書篆其文額所濡甚厚曾在燕識之學奕象戲點茶靖以光祿知同州冒墨有素今亡矣其論議亦可聽衣制皆如漢兒

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

東竝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
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妬悍大
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
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
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嫉忌相夸故契丹
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待婢唯渤
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
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正大譴譟徙其名帳
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
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天祚之亂其聚族立姓大者

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棄家來
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民益蕃至五千餘戶
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制頻年轉戍山東每徙不
過數百家至辛酉歲盡驅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
踰二百年往往爲園池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數
十幹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買
而去其居故地者令歸契丹舊爲東京置留守有蘇
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隱聞
雞犬聲阿保機長子東丹王贊華封於此謂之人皇
王不得立鞅鞅嘗賦詩曰小山壓大山太山全無力

羞見當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自蘇乘筏浮海歸唐明
 宗善畫馬好經籍猶以筏載行其國初倣唐置官司
 國少浮圖氏有趙崇德者為燕都運未六十餘休致
 為僧自為大院請燕竹林寺慧日師住持約供眾僧
 三年費竹林乃四明人趙與余相識頗久
 古肅慎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尚在在渤海國都三
 十里亦以石累城脚

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

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入館在

黃河東今皆屬金人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二
 城入館舊屬契丹今屬夏人金人約以兵取關中以
 三城入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入館而三
 城在河西屢爭不得其一城忘其名
 其人戇朴勇

鷲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
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鹵掠所得復奪之
不勝忿天會十一年遂叛興師討之但守過山下不
敢登其巢尤經二年出鬪而敗復降疑卽黃頭室韋
也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真髭髮皆黃目精多綠亦黃
而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真

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滕骨國卽唐書所謂蒙

兀部

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之
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邪至夷狄
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

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
令講之

道宗永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
人投瓊不勝妄行馬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割之悟
室急以手握鞘骨打止得其柄杙其胷不死道宗怒
侍臣以其強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
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祿山終致
後害爲言亦不聽卒歸之至叛遼用悟室爲謀主骨
打且歿囑其子固礪善待之

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

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待之後求海東青
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
及閹閹高者女真浸忿遂叛

初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之近親有以衆叛間入其
境上爲女真一酋說而擒之得甲首五百女真賞其

酋爲阿盧里移賚

彼云第三箇官人亦呼爲相公

旣起師才有千騎

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倍
遣之亦折北遂益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
大酋粘罕悟室婁宿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
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至三千旣連敗遼師器甲益

備與戰復克天祚乃發蕃漢五十萬親征大將餘都
姑謀廢之立其庶長子趙王謀泄以前軍十萬降遼
軍大震天祚怒國人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
遼制契丹人殺漢兒者皆不加刑至是攄其宿憤見
者必死國中駭亂皆莫爲用女真乘勝入黃龍府五
十餘州浸逼中京中京古白雷城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爲
國王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冊帝爲兄弟國及
尚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
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耶囚其使不報已而中京
被圍跳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

真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摠使遼遼人命
習儀摠惡其屑屑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
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
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
歸以是故恐不加禮廼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
之雲中未明遇謀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
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
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爲敵所及先
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蹠于天祚前曰奴婢不
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

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是河西也國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死以其妻代後與郭藥師來降所謂蕭太后者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冰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爲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鼯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謂之打女真後多強取女真始怨暨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國遼亡大實林牙亦降

大實小各林牙猶翰林學士虜俗人暨以小名居官上後

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

既歸帳即奔其妻携五子宵遯詰旦粘罕怪其日高

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畏罪

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

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

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

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

數十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

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

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

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
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爲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
亾餘黨猶居其地

合董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令以
病解獨簿出迎以線繫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
叩其故以實言曰縣饋餉失期令被撻柳條百慙不
敢出某亦罹此罰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創未愈懼爲
腋氣所侵故帶槐以辟之

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鞅鞅
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

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
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
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
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
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
兒那也回行數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
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
悟室曰適兩契丹云余都下人旣在西京何故不識
監軍

北人稱雲中爲西京

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靴中

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

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三百二百遂不納投達剌達剌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剌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年間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酋長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

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亦有用十一月旦者謂之周正金主生於七月七日以國忌用次日今朝廷遣賀使以正月至彼蓋循契丹故事不欲使人兩至也

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七倍責償唯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爲戲妻女寶貨車馬爲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鍤微物亦携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

謂羊酒肴饌之類

次則携壺小亦打

林語
三
齋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今燕亦有之

女真舊不知歲月如燈夕皆不曉已酉歲有中華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爲戲女真主吳乞買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乞買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立此以爲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胡俗奉佛尤謹帝后見像設皆梵拜公卿詣寺則僧坐上坐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

南僧至始立四禪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貴游之家

多爲僧衣孟

永鉢也

甚厚延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

僧職有正副判錄或呼司空

遼代僧有兼官至檢校司空者故名稱尚存

出則乘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導凡僧事無所
不統有罪者得撻之其徒以爲榮出家者無買牒之
費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雲汴三臺普度兄有師者
皆落髮奴婢欲脫隸役者纔以數千囑請即得之得
度者亾慮三十萬舊俗姦者不禁近法益嚴立賞三
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嘗有家室則許之歸俗通平民
者杖背流遞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歿

蒲路虎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蕃漢間心但

時有酒過後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勅令止飲行未抵治

所有一僧以椽杙瘦孟遮道而獻椽杙木多有文縷可愛多用為椽

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

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顧左右令窪勃辣駭彼云敲殺

也即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遯

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

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喜幸故敢

奉此為壽無它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

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也

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輦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

汝曹群遊已冒法而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或以有官人爲之

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

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戰多貴顯

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

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

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

能免苟能厚謝我爲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旣陳

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

公莫已月

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
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
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
擁僧于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胡俗舊無儀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雖殺

雞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脯

音蒲膊肉也

以餘肉和藜菜

擣臼中糜爛而進率以爲常吳乞買稱帝亦循故態

今主方革之

金國新制大氏依倣中朝法律至皇統三年頒行其
法有創立者率皆自便如歐妻至死非用刃者不加

刑以其側室多恐正室妬忌漢兒婦莫不唾罵以爲古無此法曾臧獲不若也

北人重赦無郊霈子銜命十五年才兩見赦一爲余都姑叛一爲皇子生

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江常度江之南爲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爾

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二百餘里皆不毛之地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截去一額有竅大若當三錢如斧鑿痕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

州嘗以圖示劉豫劉不悅趙伯璘嘗見之
是年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
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阿保機居西樓宿氊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纔長數尺其骸尚在金國內庫
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爲人所截與予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悟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悟室常與之

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入自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正月十六挾奴僕十輩入寡孀家爇焉悟室在闕下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悟室至問其故曰放偷敢爾悟室命縛杖其背百餘釋之體無傷虜法縛者必死撻撻始謂必杖聞縛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歿悟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九月悟室亦坐誅

已未年五月客星守魯悟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戕無傷至七月魯堯宋滕虞諸王同日誅

庚申年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字文語悟室

悟室時爲陳王

悟室不以爲怪至九月而誅虜亦應天道如此

金人科舉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作一日
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爲鄉試悉以本縣令爲試
官預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
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
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
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
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路舉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
人取一榜首曰敕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

下甲敕頭補承德郎視中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
年卽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
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三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
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尚書省
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彌封謄錄監門之類
試闈用四柱揭絲其上目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
試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決沙袋親戚回避尤重
書法凡作字有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考
校畢知舉卽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國
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不合格

者曰榜其名試院欲開餘人方知中選

後又置御試已會試中選

皆當至其國都不復試文只以會試榜殿廷唱第而已士人頗以爲苦多不願往則就燕徑宮之御試之

者制遂絕

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明

經至於爲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硯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

省部有令史以進士及第者爲之又有譯史或以練事或以關節凡遞敕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譯史送之大州三數百千帥府千緡若兀朮諸貴人除授則令宰執子弟送之獲數萬緡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人以

羔皮帽爲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初漢兒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緒

渤海

人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碁具也

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采其芽爲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無生薑至燕方有之每兩價至千二百金人珍

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寘椀中以爲異品
不以雜之飲食中也

西瓜形如扁蒲而圓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味類
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錄云以牛
糞覆棚種之予携以歸今禁圃鄉園皆有亦可留數
月但不能經歲仍不變黃色鄱陽有久苦目疾者曝
乾服之而愈蓋其性冷故也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爲卧
沙細肋北羊皆長面多髯有角者百無二三大僅如
指長不過四寸皆目爲白羊其實亦多渾黑亦有肋

細如著者味極珍性畏怯不舐觸不越溝塹善牧者

每羣必置殺斃羊數頭殺斃音古力北人訛呼殺為骨仗其勇狼行

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殺斃發風故

不食生達鞞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

重五斤皆膏脂以為假熊白食餅餌諸國人以它物

易之羊順風而行每大風起至舉羣萬計皆失亾牧

者馳馬尋逐有至數百里外方得者三月八月兩剪

毛當剪時如欲落絮不剪則為草絆落可撚為線春

毛不直錢為羶則蠹唯秋毛最佳皮皆用為裘凡宰

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間兼皮以進必指而夸曰

此潜羊也

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卽西樓也三十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字厓鋪七十里至賓州渡混同江七十里至北易州五十里至濟州東鋪二十里至濟州四十里至勝州鋪五十里至小寺鋪五十里至威州四十里至信州北五十里至木阿鋪五十里至沒瓦鋪五十里至奚營西四十五里至楊相店四十五里至夾道店五十里至安州南鋪四十里至宿州北鋪四十里至咸州南鋪四十里

至同州南鋪四十里至銀州南鋪五十里至興州四十里至蒲河四十里至瀋州六十里至廣州七十里至大口六十里至梁漁務三十五里至兔兒塢五十里至沙河五十里至顯州五十里至軍官寨四十里至惕隱寨四十里至茂州四十里至新城四十里至麻吉步落四十里至胡家務四十里至童家莊四十里至桃花島四十里至楊家館五十里至隰州四十里至石家店四十里至來州四十里至南新寨四十里至千州四十里至潤州三十里至舊榆關三十里至新安四十里至雙望店四十里至平州四十里至

赤峯口四十里至七箇嶺四十里至榛子店四十里
至永濟務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玉田縣四十
里至羅山鋪三十里至薊州三十里至邦軍店三十
五里至下店四十里至三河縣三十里至潞縣三十
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自燕至東京一千三百十五
里自東京至泗州一千三十四里自雲中至燕山數
百里皆下坡其地形極高去天甚近

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
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
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

上節細酒六量觀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
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觀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
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
麵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天眷二年奏請定官制劄子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
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也在昔致治之主
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紛官無常守事與言
戾實由名喪至于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剗弊救
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
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啓文物度數

曾不遑暇大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暢洽萬里同風聰明自民不凝於物怡下明詔建官正名欲垂範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弘遠可舉而行克成厥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性孝德欽奉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當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覈選舉其法號爲精密尚慮拘牽故遠自開元所記降及遼宋之傳參用講求有便于今者不必泥古取正於法者亦無徇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上進御府以塵乙覽恭俟聖斷曲加是正言順事成名賓實舉興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

舊貫徐用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償消埃有取伏乞先次頒降施行荅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於改爲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以後舉示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頒明命順攷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眇躬嗣承懼墜先猷惕增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於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肆於今而累歲庶同乃繹僅至有成掇所先行用敷衆聽

作室肯

太上御名

弟遵底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有條之

紊自餘欵備繼此施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
由適治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
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
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丕承洪緒一紀於茲祇適
先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
大臣力陳懇奏謂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
可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故用
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
等威天有雷風辭命安得不作人皆頽閔印符然後

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茲所以
必行斷宜有定節惟先帝亦鑒微衷神豈可誣方在
天而對越時由異偶若易地則皆然是用載惟殆非
相及何必改作蓋嘗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
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土之風頗尚
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遽易爲難政有所因姑宜仍舊
漸祈胥効翕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其所改創
事件宜令尚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宋兗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
王之辟茲維無赦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
犯字

廟諱

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惟冲昧猥嗣統臨蓋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德雖爲否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蠶蠹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族聯諸父位冠三師始朕承祧乃繫協力肆登極品兼綰劇權何爲失圖以底不類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昵信宵人煽爲姦黨坐圖問鼎行將美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究國王宗雋爲國至親與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已之怒專殺以取威擅公之財市恩而惑衆力擯舊勳欲孤朝廷卽其所踈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

檢渾觀會寧少尹胡實刺郎君石家奴千戶述离古
楚等競爲禍始舉好亂從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
妄作意所非冀獲其必成先將賊其大臣次欲危其
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端倪每存含覆第嚴
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
不顧狂甚自如尚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
叛人吳十稔心稱亂授首底亾爰致克奔之徒乃窮
相與之黨得厥情狀乎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
敢詭辭而詆譎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群兇
悉殄於今月三日巳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屬籍訖自

餘註誤更不躡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畫衣而有
犯古猶欽哉予素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陳王悟室加恩制詞曰貴貴尊賢實重儀刑之望親
親尚齒亦優宗族之恩朕俯追羣情祇膺顯號爰第
景風之賞孰居台曜之先凡爾在廷聽予作命具官
屬爲諸父身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
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
信著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
統之有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
以折肘腋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竝茂古今

罕倫迨茲慶賜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
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旣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
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
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
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獎耆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
必享無窮之福錫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
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皇后裴摩申氏謝表曰龍袞珠旒端臨雲陛玉書金
壘榮畀柵房恭受以還凌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
並日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

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飭遣光華之使温言獎飭美
號重仍顧拜命之甚優慙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

訓益勵夙心庶幾婦道之修仰助人文之化

后父小名胡搭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

逢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

時而謹始十年方永邁周歷以垂休臣幸際明昌良

深抃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躬茂集履

端之慶

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當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

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

中外德視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
神於突奧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至治爰鳳
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
之意萬邦薦祉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
功郎沒細好德副使宣德郎季膺等齎表詣闕以
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於
春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幬之內歡慶皆均恭惟中孚
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閱衆甫以常新不怒而威
觀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
太上昌期遠居外服上千萬歲壽會莫預於臚傳同

御名

昌期遠居外服上千萬歲壽會莫預於臚傳同

億兆人心但竊深於善祝

二云

二云使朝散大夫衛尉少

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右松漠記聞二卷

先君銜使十五年深院窮漠耳目所接隨筆所錄
聞孟公庾發篋汴都危變歸計創艾而火其書禿
節來歸因語言得罪柄臣諸子佩三緘之戒循咳
侍籜不敢以北方事置齒牙間及南徙炎荒視膳
餘日稍亦談及遠事凡不涉今日強弱利害者因
操牘記其一二未幾復有私史之禁

先君亦枕末疾遂廢不錄及柄臣蓋棺弛語言之

律而先君已齋恨泉下鳩拾殘藁塵得數十事
反袂拭面著為一編紹興丙子夏長男适謹書

...

...

...

...

...

...

...

...

松漠記聞補遺

虜中廟諱尤嚴不許人犯嘗有一武弁經西元帥投牒誤斥其諱杖背流邁武元初只諱旻後有申請云旻閔也遂併閔諱之

虜中中丞唯掌訟謀若斷獄會法或春山秋水

謂去國數

百里逐水草而居處

從駕在外衛兵物故則掌其骸骼正國則

歸其家諫官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備員不彈擊外道雖有漕使亦不刺舉故官吏賊穢略無所憚

虜法文武官不以高下凡丁家難未滿百日皆差監關稅州商稅院鹽鐵場一年爲任謂之優饒其稅課

倍增者謂之得籌每一籌轉一官有歲中八九遷者
 近有止法不得過三官富者擇課額少處受之或以
 家財貼納只圖遷轉其不欲遷者於課利多處除歲
 額外公然分之以動官兼之與臺官者謂員不較
 虜中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鹽場課額雖登出賣
 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仕至有十年不調者
 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為任將滿
 即改除並不待闕流散左下既只轄曼於官申黃云
 北地漢兒張獻甫作太原都軍都監也其姊夫劉思與
 侍郎高慶裔為十友之數張有一犀帶國初錢王所

獻者號鎮國寶帶是正透中間龍形

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萬株犀無一不曾作帶紋如象牙帶黃色止是作刀把已爲無價天祚以此作兔

鶻

中國謂之腰條皮

插垂頭者

鹿頂合燕以北者方可車須是未解角之前才解角血脉通冬至方解頂之上爲合正須亦作合好者有人字不好者成八字有髓眼不實北人謂角爲鹿角合頂爲鹿頂合

南中止有鹿角合

南鹿不實定有髓眼不可

車北地角未老不至秋時不中

麋角與鹿角不同麋角如駝骨通身可車却無紋生

枝不比鹿皆小鹿頂骨有紋上下無之亦可熏成紋

犀有三種重透外黑有一暈白中又黑世艱得之正

透又曰通犀倒透亦曰花犀或班犀有游魚形諸犀

中水犀最貴秀州周通直家有正透犀帶其中一點白以紙燈近之即時滅有濕氣疑是水

犀

耀段褐色涇段白色生絲為經羊毛為緯好而不耐

豐葭有白有褐最佳駝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

秋毛最佳不蛀冬間毛落去毛上之麓者取其茸毛

皆關西羊為之蕃謂之羯勃北羊止作麓毛

先忠宣松漠記聞伯兄鏤板歛越遵來守建鄴又

刻之暇日廋閱故牘得北方十有一事皆曩歲侍
傍親聞之者目曰補遺附載於此乾道九年六月
二日第二男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
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遵謹書

松漢記聞

終

更開姑蘇計共六十有...

...

...

...

...

...

...

...

...

...